

道命錄

下

名



道命錄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熹言臣前任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僚論臣罪惡乞賜 睿斷褫職罷祠奉

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 恩祇受訖者罪多權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鐫延閣論撰之名輟眞祠香火之奉茲爲

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伏念臣草茅賤品
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
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畧無可紀足稱所蒙
暨遠去於朝行卽永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
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厠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
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彝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盡
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
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
而臣憤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

造獨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
旨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哀涕之易零已覺
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
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
竄殛臣敢不涵濡

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
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省劄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

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翊日諸生乃知有指揮
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晦庵先生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
子節文臣僚奏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奉 聖旨依劄

臣照會臣卽於當日望闕謝 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

謝去訖今復準都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付臣落祕閣
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
寵加於明訓閱時旣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隕

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僞學之傳豈適明時
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卽便安復未能於寡
過致煩重劾盡倚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
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而高不事之
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
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覆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
虞 恩旨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
秩慙 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
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

心銘敢墜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
己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
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徧警具僚臣敢不深省昨非
細尋今是年齡晚晚雖悲後效之無期肝膽輪囷尚喜
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覲合生成

先生獲罪之後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
舉考校皆爲厲禁奸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紛竝
起填塞要途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或及

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
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
別其非黨先生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輟時
多勸先生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先生笑而不答
○先生與祝汝玉書云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
尚爾推遷以至今日狐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
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
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
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免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

愧歎昨日又聞有毀學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
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邪可付一大笑
也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僞徒不可輕召

臣僚上言臣伏見近日僞學荒誕迂濶之說徧天下高
官要職無非此徒 陛下灼見其姦特詔非廷試省試
與兩優釋褐第一人不除職事官可謂公選矣三十年
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說試題陰通私
號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卽是

其徒若專守此格恐僞學之徒展轉滋甚伏望明詔大
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取進止六月一日奉 聖旨
依 慶元三年上

據進奏院報是日宗正寺主簿楊寅輪當面對而寅
以閏六月十二日除祕書丞前固未有此比五年三
月又以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祕閣主管雲臺觀恩
數尤異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
聲說不是僞學如是僞學甘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
趙裒然者乞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內

差遣事已行至是寅復有此請左宣教郎錢文子字
文季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乃就部注
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僞學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
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
僞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
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
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

熹者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
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卽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
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
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
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
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畱正之來雖明
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
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
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覬幸非望故或駕

姍笑君父之說於夷虜或爲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
甚至因風雷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
如劉光祖因 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
慈有 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
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
矣賴 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
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顏色聞
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
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

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
其他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
日之憂取進止閏六月六日奉 聖旨依 慶元三年上
劉三傑者嘗爲監察御史未三月以憂去免喪入見
因上此疏侂冑大喜卽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
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
徒創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聳聳

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

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
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尋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
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閒軍
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爲壽皇養子張致遠陰
受汝愚指教圖兼兵柄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
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彼而今僞
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
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
諭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